

夜深只恐花睡去

□ 游黄河

暮春时节,走过日日走过的小路,忽然见到一枝海棠开了,疏影横斜于半路,半裹着的花蕊,探出了几缕深浅不一的茎丝,想起苏轼的一诗句: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。多么想在夜晚,拿着烛台,去看看海棠花全开的样子,可又怕惊扰了海棠。

读日本作家川端康成《花未眠》就懂苏轼的诗了。“凌晨四点钟,看到海棠花未眠,邂逅所得,亲近所得。美得不可名状。这世界,定然有慈悲,有懂得。当你和所有人逆行,当你和一朵花深情凝望,我永远都不孤独。一座山,一条河,一丛摇曳的草,一朵陪你不眠的花。不说话,但她们懂你每一个心思。”《红楼梦》第九十四回里写到十一月,大观园内已是落叶凋残,但怡红院里已经枯萎的海棠花却开花了,晴雯去世后,

海棠就凋谢了。好一片深情的海棠花。

友人从日本归来,讲到他留日的一邻居,是九十多的老太太,儿子死于战火,老伴早疾而逝,孤身一人,她就喜欢海棠,特别是微雨云雾之时,搬一把小木凳躺在海棠边上,轻轻念叨川端康成的文,“如果说,一朵花很美,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地自语道:‘要活下去!’”她天天把自己打扮得光鲜艳丽,去教堂的路上,去园子的路上,甚至去战乱的废墟边,自己都整洁干净,她说,她的心里有一朵海棠花。她的心里那朵海棠花,不就是她早已不在的亲人的温暖吗?

20世纪九十年代,我所在的学校在山坳里,一放学,就只有我一个人守在学校。学校后面有一小山,空闲时我在半山看到

一海棠,只是零星开了几朵花,觉得好看,我就挖了回来,栽在屋子后面的小沟里。我在那里待了一年多,一个春日,我调动到另外一个更偏的村子的小学去,沮丧至极,打开后门,把一些杂乱之物丢掉,忽然就看到那棵海棠,一年里,它长高了不少,最为我瞩目的是一树花,开得那么热烈,恍然之间,它好像在朝我微笑,对我说道,我没有辜负你吧,终于来看我了。

一念之间,泪如泉涌,看到花,仿佛什么都不是重要的事,后来,我回来寻找它,竟然不见了。

海棠里的倒吊金钟最好看。一瓣瓣的花瓣微微的翘起,花蕊朝下,夜晚,犹如灯笼,你用嘴轻轻一吹,轻碎的飞起鹅毛般的彩絮,特别是在夜晚去看,远远近近,竟然

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效果。

唐代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记载“嘉州海棠,色香并胜。”南唐徐锴《方輿记》记载:“海棠,嘉州出者香。”我不知道,我们这里的海棠是不是嘉州的后代,倒是“色香并胜”却是真的。

《诗经·卫风·木瓜》中“投我以木桃,报之以琼瑶;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!”木桃,就是海棠花结的果实,只是有些遗憾,我没有见到。却能感受到“生当陨首,死当结草”的报恩之情。

“东风袅袅泛崇光,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再读苏轼的海棠诗,可惜我已经五十多了,要是再遇到山上有海棠,还是不挖回家为好,因为我怕伤了海棠开花的心。

坐大班车

□ 张翼

曾经,银川城距离我们很远,到县城汽车站坐上班车,除非看病,“走银川”是一件颇有几分神秘而风光的事。走银川的大班车司机口才和技术都一流,有位姓海的师傅口碑特好,身体棒棒,对谁都笑呵呵,胆大手稳,虽然乘客偶尔免不了本能的一声惊呼,可下次照样坐这趟车,因为放心。

没有上高速之前,在县乡道路上随时可以停车拉人,不用讲价,什么地方什么价码,从车站上车和从哪个梁崩岔路口上车能差着几块钱,大家都心里有数,不别扭。海师傅的油香挂在驾驶室顶端,胡麻油、小麦面,一路芳香。

有老人小孩临时有个解手的,海师傅开句玩笑骂一句“忍着”,没多久准会在安全的路边停下来,“大家有啥事抓紧时间下去办,后面上高速就不能停车了”。呼噜啦啦有事没事的都下一大群,有那烟瘾大的赶紧捻出一根过滤嘴来点上,有想给海师傅让一根的,被摆手拒绝了,“我回家抽老汉烟”。

坐大班车最意味的,是可以透过车窗看到外面流动的风景,从乡村到城市,从县城到市里,“走州过县”,直到一猛子扎紧人来人往的省会大银川。一路是变化,也是不变。家家户户的房顶样式不一样,从南到北的屋顶越来越平,楼房越来越高,羊群越来越少,黄沙和绿树参差错落,时隐时现。有那好奇的少年在路边倚着树干数着来来往往的大班车、手扶拖拉机、自行车和“桑塔纳”,也有事事了然的老人家们围成一堆背对大路下棋聊天,偶尔闪过一家“三营餐厅”,那油乎乎绵软软香喷喷的炒面片如在目前,馋虫蠕动,赶紧闭眼。



班车里的人们容易熟络,不管之前熟不熟的,上了车,都是一车之人,司机一开腔,坐在驾驶座后面的老熟人一搭腔,旁边人一调侃,话题开启,笑果也就慢慢来了。多少段子典故民间轶事就这么悄悄话大喊着说,谁也不怕被谁听了去。无非是说,哪里人没见过世面,说那火车跟班车一样,要是站起来跑,不知道能有多快;要么,就是哪个乡的干部新买了自行车,下坡刹车失灵,没办法只好大声喊,“我是某某乡乡长,车子没闸了,亲戚你小心着”,之类。凑巧,有时被传笑话的那主人也在车上,确是不辩解不辟谣不争论,跟着嘿嘿呵呵地笑一路。

那时候的银川城还很安静,火车站是安静的,汽车站是安静的,宁大老校区、宁夏农科院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,也都是比较安静的。就连入夜时分路边围着听唱秦腔的,还有偶尔有歌声飘出的卡拉OK小房间,也是安静的。安静得不如大班车一声鸣笛,把人从浮想联翩中拉回到霓虹闪烁里。

下车前记得和海师傅叮对一声,明天早上九点整,在南门汽车站门口,还是这趟车,回家。

夜读农书

□ 王太生

此时耕田,一而当五,名曰膏泽,皆得时功。”字词轻重,节奏明快;句式长短,语调平和。

氾胜之,正史中没有他的传,古籍中有关他的事迹的记载也寥寥无几。读古人的文字,让我看到一个依稀朦胧的背影,触摸一部伟大农书的文字力量。

洗手焚香,翻《陈勇农书》,一本最早专门总结江南水田耕作的薄薄之书,似有风来。作者在成书那年,已经74岁。

我有时在想,一个老者,在薄暮之年还关心那么多,做着自己的事,如果没有兴趣和爱,是难以做到的。好在仪征离我住着的城市很近,用手机导航定位,从前陈勇所居的西山,与我相距只有80公里,可去拜访老先生,看看周围的环境和景致。

现在没有几个人读农书了。读农书能认识好些植物:禾、黍、麦、稻、稗;瓜、瓠、芋、桑……陈勇的时代,读书人都冀图走仕途道路,陈勇却躬耕西山,过着种药治圃、精耕雨读的隐居生活,一般士大夫要为圣人立言,他却选择专注农事。

美丽的农书,里面有庄稼摇曳。民以食为天,文字记录和保存着古代的种地方法,有古人的眼神、劳作、气息和体温,有色彩、光照、露水……以及留在农具木柄上的胞浆。

农书里有爱,字里行间,有对庄稼、田地、鱼苗、鹅、鸭的陶然欣喜,有对一畦菜的默默注视和许久关注。

农书里有希冀,一粒种子,睡在泥土里,等待它的发芽,破土,经历阳光抚慰,风的吹拂,雨的洗礼,等来收获累累。

我到外地,去见一个诗人。诗人告诉我,当他为灵感缺失而焦躁不安时,常常带上一本农书去郊外。找一个安静的地方,读上二三页。闻着泥土气息和庄稼味道,这相当于一副灵丹妙药,他的心情渐渐平静,那些思维又开始活跃和跳动。失血的面庞,又开始气色红润。

对中国古代农事崇敬的有加的,莫过于友人林先生,羊毫小楷,写得一手好字。闲暇时喜欢抄上一段古代农书里的文字,有时写好了,用手机拍下来,发到朋友圈中。一次,我问林先生,为什么独独喜欢抄写农书?对方笑说他来自农村,虽然当下住在城市,可不知为什么,总是喜欢关注节气,打量农事。

离乡村久矣。一个生活在城市丛林的人,也应该关注五谷、瓜果、蔬菜和树木的栽培;了解牲畜、家禽和鱼类的饲养;关心里、酱、醋、羹、饼、饭、饴和糖的制作。

写农书的古人,会有一份守候。在农事写作时,一个谦卑的灵魂与每一棵蔬菜相通,与园圃相望,抵达家园,有对朴素苍生深情凝视。



老版连环画

□ 苗连贵

连环画早年兴于上海,64开本,成人巴掌大小,这样的小书携带方便,价廉,最为穷人喜爱。1932年茅盾先生在《连环图画小说》(连环画早期称“连环图画”)中说:“小书的价格往往只有一付大饼油条钱,无怪乎贫穷的黄包车夫亦会在喘气休息时,从坐垫下抽出一本,生吞活剥,有滋有味地翻看起来。”

随连环画应运而生的是租书摊子,茅盾先生在同一文中对它也有描述:“上海街头巷尾像步哨似的密布着无数的小书摊。虽说是书摊,实在是两块靠在墙上的特制木板,贴膏药似的密排着各种名目版式一样的小书。谁花了两个铜子,就可以坐在那条凳上看那摊上的小人书……”

小书摊不独在上海,此后各地也都蓬蓬勃勃生长出来了,其规模形制亦相仿佛。小时候,我家巷子口就有个租书摊:老旧的白茬木架子挤满了小书,用牛皮纸粘了封皮,墨写了书名;架子旁有几条矮脚长凳,供看书的娃娃坐着看。由于看的人多,书有的缺页,有的破损污渍,但我们照样看得津津有味。看1本1分钱,我荷包里但有几个零钱,便来此“孝敬”了租书老头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是连环画的鼎盛时期,不少画界名家参与其中,脚本编得更精彩,图画绘得更精美,不光有单本的小故事,大量的文学名著也走进连环画行列。譬如《三国》,我第一次看到它就被迷住了,第一集是《桃园结义》,彩绘封面,画的是刘关张桃园秉香结拜,踌躇满志,英雄豪气,画幅的四围以墨蓝色勾框,整个画面极精极佳;内页是线描的黑白二色,也都幅幅精美,人物传神。《三国》全套60本,有人统计共7000余幅图,可谓“卷帙浩繁”。我省下早点钱,坊间出一本,买一本,集齐了全套的《三国》,后来,又买了全套的《水浒》。

因为喜欢,放学回家,我常翻开小书,摊开纸,临摹其中的人物,自得其乐。临摹之余我常想,这些画,这么多人物故事,画家是如何编排绘制的?请教了美术老师后才知道,画一本连环画直如拍一部电影。画家在接到脚本后,先进行人物造型,接下来像组接电影镜头一样构图,由于连环画是由内容连续的画面组成,每幅画都要“承前启后”,这样才能使故事贯通全书,因而构思画面最费心血,画家既是导演,又要揣摩做演员,从而把每一幅画通过环境、道具、人物动作一一表现出来,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,一部小小连环画,浸透了画家多少心血!因此,我对连环画画家倍加崇敬,对我的“藏书”珍爰无比。

岂料,文革伊始,文化遭难,连环画也未能幸免。眼睁睁地看着一把火吞噬了“三国”、焚毁了《水浒》,我欲哭无泪,从此再也没有连环画。

当时,不少画家因画而祸及自身,最惨的是有的还不得不亲手毁掉自己的作品。连环画大家贺友直,画了一本以齐白石生平为题材的连环画,倾注匠心,把白石先生的精神气韵都画出来了,是他所有作品中最满意的一部。结果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,画稿非但不能出版,连保存在家也不可能,因为不断有人抄家,这可是典型的“罪证”啊!那天他默默地坐在家中,取出画稿,一张张撕,想想心痛,住手,再想想,又接着撕,就这样想一会,撕几张,一本凝聚了他半生心血的精品佳构就这样毁在自己手中!十年浩劫过去,朋友劝他再画,他也想重操画笔,无奈心智、才力俱失矣!

今天,书店里已很难见到当年的连环画了,虽有些儿童读物,我还是喜欢原先那种简朴的、线描的、图文并茂的小书,它是我初始的文学风灯,深植在我们那代人心中,——说它是一个时代的符号,一点也不过分。

